心理科学进展 2021, Vol. 29, No. 5, 885–893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https://doi.org/10.3724/SP.J.1042.2021.00885

老年人的智慧*

陈浩彬[1] 汪凤炎[2]
([1]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南昌 330038) ([2]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南京 210097)

摘 要 智慧是个体在其人生经历中习得的一种德才一体的综合心理素质, 是成功老龄化的重要标志和毕生发展的理想终点。研究发现, 三维智慧量表、自我评估智慧量表、成人自我超越问卷等自陈式测量和柏林智慧范式、智慧推理等表现式测量对老年人智慧评估具有良好性能; 老年人智慧发展受到开放性、自我反思、情绪调节、人格成长等内在因素以及受教育程度、关键生活经历、社会环境等外在因素的交互影响; 毕生发展的智慧为老年人带来更高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以及更少社会疏离感、孤独感和抑郁。未来应该开发多测度、整合的老年人智慧测评工具; 深入揭示老年人智慧的预测因素、影响后效及其内部作用机制; 进一步探索社区养老服务中老年人智慧的干预与培育策略。
关键词 智慧, 老年人, 测量, 反思, 幸福感
分类号 B844

1 引言

20世纪70年代, 随着毕生发展心理学的发展以及人们对成功老龄化中积极因素的关注, 智慧逐渐引起心理学界的广泛兴趣。在过去的40年中, 研究者探索并建构了丰富的智慧定义与构成成份(陈浩彬, 汪凤炎, 2013)。强调认知特征的智慧概念涉及在生涯规划、生涯管理和生涯回顾中与智慧相关的事实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Baltes & Staudinger, 2000), 以及在过上美好生活中基础实用的智慧推理(Grossmann et al., 2016); 强调非认知特征的智慧概念将智慧定义为幽默、关键生活经验、反思/回顾、经验开放以及情绪调节或自我超越(Webster, 2003; Levenson et al., 2005)。作为多维度、整合的结构, 智慧至少包含6个子成份: (1)与社会推理、提供良好建议的能力、生活知识和生活技能有关的社会决策和实用知识; (2)包含共情、同情、温暖、利他主义和公正感的亲社会的态度和行为; (3)与内省、洞察、直觉以及自我认识和意识有关的反思和自我认知; (4)承认并有效处理不确定性; (5)价值观相对主义/宽容; (6)与情绪调节和自我控制有关的情绪稳定(Jeste & Lee, 2019)。总体上, 智慧研究者逐渐达成共识: 智慧是在道德的基础上运用元认知进行推理和解决问题, 是才智与美德的整合(Grossmann et al., 2020)。同时, 智慧与个体的经历、经验、个人成长甚至生理成熟密切相关, 是一种随着生命历程展现出来的心理素质(Baltes & Staudinger, 2000)。因此, 智慧可被定义为个体在其人生经历中习得的一种德才一体的综合心理素质。

在心理学领域, 智慧一直被认为是成功老龄化的重要标志和毕生发展的理想终点(Baltes & Staudinger, 2000)。早在20世纪50、60年代, Erikson (1963)就将智慧视为老年人成功完成最后生命发展阶段任务的自然结果。至90年代, 随着成功老龄化研究的兴起, 研究者采用实证方法探讨智慧与老年人成功老龄化的关系(Baltes & Smith, 1990; Baltes et al., 1992)以及智力、专业知识、身体状况和经济条件等对老年人智慧的影响(Ardelt, 1997, 2000)。进入2000年后, 随着智慧测评方法的发展, 研究者对老年人智慧的发展特征及其与相关变量的关系等展开了丰富探讨(Staudinger & Glück, 2011)。近年来, 由客观转向主观、由外部转向内

收稿日期: 2020-06-09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971014);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JD18080); 2020年度江苏省第五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科研资助项目。
通信作者: 汪凤炎, E-mail: fywangjx8069@163.com

部，更精细化地探讨老年人智慧的前因、后果及其作用机制成为智慧心理学研究的新趋势。相较而言，国内学者对智慧的心理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老年人的智慧关注甚少。那么，老年人智慧是如何发展的？智慧在老年有什么益处？如何促进老年人的智慧？本文拟对国外老年人智慧的测量方法及其研究结果进行介绍，并就有关老年人智慧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研究进行整理，以期为促进我国老年智慧的心理学研究以及老年人的成功老龄化研究等提供新的启示。

2 老年人智慧的测量

心理学领域对智慧的科学测量主要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将智慧视为包含情感性(如共情和情绪调节)、认知性(如对现象的反思或深刻理解)和动机性(如对他人思想的兴趣和对新经验的开放)的人格特质(Ardelt, 2003; Webster, 2003)，主要采用自陈式量表测量方法；另一种是将智慧视为基于经验的高度发展的有关意义和行为基本问题的知识和技能(Baltes & Smith, 1990; Grossmann et al., 2010)，主要采用表现式任务评估方法。当前在老年群体使用最多的测量工具中，前者主要有三维智慧量表(Three-Dimensional Wisdom Scale, 3D-WS)、自我评估智慧量表(Self-Assessed Wisdom Scale, SAWS)以及成人自我超越问卷(Adult Self-Transcendence Inventory, ASTI)，后者主要有柏林智慧范式(Berlin Wisdom Paradigm, BWP)和智慧推理方法(Wise Reasoning, WR)。表 1 总结了两类老年人智慧评估方法的测量性能及其主要研究结果。

首先，从测量性能看，两类测量方法在老年群体的智慧测量中表现出较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分别测量了老年人的智慧人格特征以及与智慧相关的行为表现(Bangen et al., 2013)，尤其是三维智慧量表被证明可用于大规模的老年被试的智慧测量(Ardelt, 2003)，这为开展老年人智慧的评估提供了科学有效的测评工具；其次，从测量结果看，老年人智慧的整体水平较好，老年人仍然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良好的情绪调节与道德推理能力等，其智慧仍能在生命后期获得积极的发展(Staudinger & Glück, 2011)，这为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提供了有力依据；最后，从发展态势看，老年人智慧表现出不规范的特点，成年中后期年龄与智慧可能不存在线性关系(Glück et al., 2013)，老年人智慧的认知或知识方面在某个年龄阶段(如 50~55 岁)达到顶峰后开始下降(Schultz & Searleman, 2002)，而反思性和情感性成份不会下降，由于心理社会发展以及观点采择能力、情绪调节和对他人的共情关怀或同情的增长，甚至会随着年龄而出现增长(Chopik et al., 2017)，老龄可能既不是智慧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这为开展老年人智慧的干预及“终身化”老年教育提供了科学参照。

3 老年人智慧的前因变量

探索智慧的影响因素一直是智慧心理学的研究议题。近年来，主流智慧心理学理论提出，智慧是个体在其生命历程中通过个体心理资源与关键生活经历的交互作用发展的。MORE 生活经历模型提出，智慧是由个体的掌控感(mastery)、对经验的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对生活事件的反思(reflectivity)以及情感敏感性(情绪调节 emotion regulation 和同情 empathy)通过与生活经历(life experience)的动态互动发展而来(Glück & Bluck, 2013)。柏林智慧范式提出多种智慧发展的前因变量：(1)一般的个体性因素，如认知能力、心理健康、创造力和经验开放；(2)特殊的与专业知识有关的因素，如应对重要生活事件的经验、动机倾向、解决生活问题的指导和认知启发；(3)有利的经验情境，如为人父母、工作情境、年龄和教育(Baltes & Smith, 2008)。表 2 回顾了有代表性的老年人智慧前因变量的实证研究及其结果。

综上可知，首先，挑战性生活经历、关键生活事件等微观因素以及个体成长过程中遭遇的社会变革等宏观因素是促进老年智慧发展的外在因素，为其智慧发展提供了社会情境条件；其次，个体性心理资源如掌控感、人格成长、情绪调节，有助于个体元认知发展的对经验的开放性、探索性自我反思等是促进老年智慧发展的内在因素，为其智慧发展提供了心理人格基础；最后，并非具有了生活经历或心理资源的个体最终都能变得智慧，亲社会的道德价值取向、追求智慧增长或人生意义的主体性动机等可能是从生活经历中习得智慧的重要中介机制。因此，智慧并不是随年龄增长而自然发展的。智慧的获得与提炼涉及一个长期的和认真的学习与练习过程，需要一系列涉

表 1　老年人智慧测量方法的性能及其测量结果

类型	名称	描述	信度	效度	主要结果
自陈式智慧测量	三维智慧量表(Ardelt, 2003)	包括认知、反思与情感(同情)三个维度, 共 39 个项目, 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	内部一致性信度: 3 个维度的 α 系数在 0.71~0.85 之间	聚合效度: 被提名为智慧的人 3D-WS 得分更高; 质性访谈者的智慧评分与 3D-WS 得分显著相关 效标效度: 3D-WS 得分与掌控感、总体幸福感、生活目标和主观健康呈正相关, 与抑郁症状、经济压力感、死亡回避和死亡恐惧呈负相关	3D-WS 得分与老龄呈显著负相关。老年人在情感与反思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年轻人
	自我评估智慧量表(Webster, 2003)	包括关键生活经验、回顾/反思、开放性、情绪调节、幽默五个维度, 共 40 个项目, 采用 Likert 6 点计分	内部一致性信度: 5 个维度的 α 系数在 0.88~0.90 之间	效标效度: SAWS 得分与繁衍感、自我整合和其他积极心理社会价值观呈正相关; 与享乐主义价值观和依恋回避呈负相关	SAWS 得分与年龄相关不显著。老年人在情绪调节、生活经验维度得分高于年轻人
	成人自我超越问卷(Levenson et al., 2005)	包含自我超越和疏离两个维度, 共 18 个项目, 采用 Likert 4 点计分	内部一致性信度: 两个维度的 α 系数分别为 0.75、0.64	效标效度: 自我超越与神经质呈负相关, 与其他 4 个人格维度呈正相关; 疏离与神经质呈正相关, 与外倾性、宜人性和责任心呈负相关, 与开放性不相关	ASTI 得分与年龄相关不显著。老年人的自我超越智慧高于青少年
表现式智慧测量	柏林智慧范式(Baltes & Staudinger, 2000)	评分者根据事实性知识、程序性知识、生命情境主义、价值观相对主义/容忍、认知和管理不确定性/模糊性五项标准采用 Likert 7 点计分对被试回答进行评估	内部一致性信度: 5 项评分标准之间的相关系数 r 在 0.50~0.77 之间, 评分者信度: α 系数在 0.51~0.99 之间	聚合效度: 被同伴提名为智慧的人在智慧表现任务上得分更高 效标效度: BWP 得分与各种包含智力和人格的结构显著相关	BWP 得分与年龄相关不显著。老年专家的智慧任务得分高于中青年专家
	智慧推理方法(Grossmann et al., 2010)	评分者根据考虑各方观点、认识改变的可能性、认识冲突的可能发展(灵活性)、认识自己知识的局限并承认不确定性、寻求折中方案、寻找冲突解决方案六个维度采用 Likert 3 点计分对回答进行评估	评分者信度: κ 系数在 0.52~0.98 之间	聚合效度: 专家和智慧研究者采用柏林智慧范式对回答的智慧高低排序与评分者的评分一致 区分效度: 专家和智慧研究者对高分回答的智慧评价显著高于低分的回答	人际冲突 WR 得分不存在年龄差异, 但社会冲突 WR 得分随年龄增长而提高。老年人更多使用高阶推理方案, 在社交困境和冲突推理方面表现更好

及认知的、情感的、社会的、人际的和精神性等特征的因素和过程相互协调以及与努力朝向卓越的动机等“协作”发展而成(Baltes & Staudinger, 2000)。

4　老年人智慧的结果变量

探讨智慧在老年人衰老过程中的益处也是智慧心理学的重要主题。研究表明, 老年人的智慧被认为与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应对身体和社会机能下降以及临近死亡的能力呈正相关, 而且与经济条件、身体状况和物质环境等客观条件相比, 智慧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Webster et al., 2014)、幸福感(Ardelt & Jeste, 2018)、快乐(Bergsma & Ardelt, 2012)以及生活满意度(Thomas et al., 2017)等具有更重要的影响。表 3 对主要的有关老年人智慧结果变量的实证研究及其结果进行了梳理。

总体上，一方面，智慧能够显著正向预测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智慧能够帮助老年人通过借鉴过去习得的生活经验采取积极而不是被动应对方式以熟练地管理老年阶段遇到的挑战与危机，并使其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产生欣赏，获得生活目标和掌控感，从而对其幸福感产生更重要的影响(Ardelt & Edwards, 2015)。因此，尽管改善老年人的生活条件、身体健康、经济状况和社会参与等对于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非常重要，但是成功老龄化还取决于智慧的认知、反思和同情方面的人格特征(Ardelt, Gerlach, et al., 2018)；另一方面，智慧还能够作为中介或调节变量缓冲或减弱消极

表 2 老年人智慧前因变量的相关研究及其结果

文献来源	前因变量	重要贡献	测量方法	研究样本
Ardelt (2000)	社会环境	成年早期的社会环境显著正向影响 40 年后的智慧	自我评估量表、加利福尼亚 Q 分类表	女 82 人, 59~81 岁
Pasupathi & Staudinger (2001)	道德推理	道德推理和与智慧相关的表现成正相关	柏林智慧范式	220 人, 20~87 岁
Ardelt (2003)	时间、经验	智慧的发展需要时间和经验	三维智慧量表	180 人, 52~87 岁
Levenson et al. (2005)	神经质、开放性、宜人性和责任心，冥想	神经质负向预测自我超越，开放性、宜人性和责任心正向预测自我超越；冥想正向预测自我超越	成人自我超越问卷	341 人, 18~73 岁
Ardelt (2010)	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可能拥有或发展与智慧相关的特征	三维智慧量表	178 人, 52~87 岁
König & Glück (2014)	感恩	智慧需要对生活及经历的感恩，尤其是负性事件可能带来的成长机会	柏林智慧范式	47 人, 26~92 岁
Grossmann & Kross (2014)	自我抽离	自我抽离能够消除有关亲密关系的智慧推理中自我-他人的不对称性	智慧推理方法	469 人, 60~80 岁
Wink & Staudinger (2016)	人格成长、人格适应、繁衍感	人格成长显著预测与智慧相关的表现，人格适应和繁衍感分别通过人格成长间接预测与智慧相关的表现	柏林智慧范式	163 人, 68~77 岁
Weststrate & Glück (2017)	探索性自我反思	对艰难生活经历的探索性自我反思能够促进智慧的发展	自我评估智慧量表、三维智慧量表、成人自我超越问卷、柏林智慧范式	47 人, 26~92 岁
Ardelt, Gerlach et al. (2018)	开放性、代表人格适应与人格成长的特征	成年早期的开放性预测 60 年后的智慧，老年的智慧可以追溯至毕生的心理社会成长，支持性的童年、青少年的能力、成年早期的情绪稳定和中年的繁衍感有助于晚年的智慧	三维智慧量表	男 98 人, 80 岁
Ardelt, Pridgen et al. (2018)	教育	教育可以促进智慧的获得，也可以使个体在生命后期避免智慧的下降	三维智慧量表	14248 人, 18~98 岁
Igarashi et al. (2018)	艰难生活事件、成长中的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促进与智慧有关的方面：自我认知、同情、对不确定性的适应和接受复杂性	半结构化访谈	50 人, 56~91 岁
Weststrate et al. (2018)	自我反思、培育智慧的事件	对关系事件和生命威胁/死亡事件的重构性和分析性自我反思能够培育智慧	自我评估智慧量表、三维智慧量表、成人自我超越问卷、柏林智慧范式、不莱梅智慧范式	502 人, 48.87±6.86 岁
Glück et al. (2019)	掌控感、开放性、反思、情绪调节、共情	MORE 是智慧重要预测因素，资源水平高的个体更易以促进学习和增长智慧的方式应对改变生活的经历	自我评估智慧量表、三维智慧量表、成人自我超越问卷、柏林智慧范式	170 人, 40~92 岁

表 3　老年人智慧结果变量的相关研究及其结果

文献来源	结果变量	重要贡献	测量方法	研究样本
Ardelt (1997)	生活满意度	智慧与生活满意度呈高相关, 智慧显著预测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自我评估量表、加利福尼亚 Q 分类表	121 人, 58~82 岁
Ardelt (2000)	生活满意度、身体健康、家庭关系质量	智慧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身体健康、家庭关系质量。智慧是健康老龄化的重要预测因素	自我评估量表、加利福尼亚 Q 分类表	女 82 人, 59~81 岁
Ardelt (2003)	掌控感、总体幸福感、生活目标、主观健康、抑郁症状、经济压力感、死亡回避、死亡恐惧	智慧正向预测掌控感、总体幸福感、生活目标和主观健康, 负向预测抑郁症状、经济压力感、死亡回避和死亡恐惧	三维智慧量表	180 人, 52~87 岁
Bergsma & Ardelt (2012)	快乐	智慧比其他人口学变量更能预测快乐	三维智慧量表	7037 人, 40~59 岁
Webster et al. (2014)	心理健康	智慧与心理健康呈正相关, 智慧的人通过追求有意义的活动提升心理健康	自我评估智慧量表	512 人, 17~92 岁
Etezadi & Pushkar (2013)	积极情感、消极情感	智慧通过适应性应对方式、意义感和感知控制的中介正向预测积极情感, 通过意义感和感知控制的中介负向预测消极情感	三维智慧量表	360 人, 45~79 岁
Grossmann et al. (2013)	幸福感	智慧推理与更高生活满意度、更低消极情感, 更好社会关系, 更少抑郁冗思, 言语中使用更多积极词汇而不是消极词汇以及更长寿命相关	智慧推理方法	241 人, 41~90 岁
Ardelt & Edwards (2015)	主观幸福感、生活目标、掌控感	智慧既可以通过生活目标的部分中介作用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 也可以通过掌控感中介智慧与生活目标之间的关系而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	三维智慧量表	197 人, 52~98 岁
Ardelt (2016)	主观幸福感、掌控感、生活目标以及身体健康	智慧与更好的主观幸福感、掌控感、生活目标以及身体健康呈显著相关。老年人的智慧能够对身体、心理和主观幸福感产生有益影响	三维智慧量表	123 人, 55~87 岁
Ardelt & Jeste (2018)	幸福感	智慧在早年负性生活事件经历与当前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三维智慧量表	994 人, 51~99 岁
Ardelt & Ferrari (2019)	主观幸福感	智慧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 掌控感和生活目标部分中介智慧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三维智慧量表	111 人, 62~99 岁
Brudek & Sekowski (2019)	死亡态度	智慧在生命的意义与目的感和对死亡的态度之间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三维智慧量表	567 人, 40~75 岁

性因素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负向影响, 从而极大地缓解老年人内心的孤寂和压抑, 减轻老年人的社会疏离感、孤独感和抑郁(Ardelt & Jeste, 2018)。因此, 智慧的老年人较少受到如健康下降和社会参与减少等不利生活环境的影响。

5　总结与展望

综上表明, 智慧不会随年龄自动增长, 中老年智慧的发展受到个体性因素和情境性因素的综合影响, 是个体良好人格特质与丰富人生经历相互作用的结果; 同时, 在生命历程中发展的智慧不仅对老年人自己的晚年生活质量产生积极作用, 而且其成功的老龄化对于社会的公共福祉都具有重要贡献。因此, 老年人智慧的发展是一种动态互动与互利的过程。与“老而智慧”的现象相反, 中国文化中也有“倚老卖老”、“老奸巨猾”、“老而不死是为贼”的说法, 这表明, 仅凭年龄不太可能解释整个生命历程中智慧的发展。事实上, 智慧水平的差异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如果个体积极追求智慧的发展并从他们的生活经历中学习, 智慧可能会随着年龄增长。反之, 如果个体不注重自我反思、对新经验的开放, 缺乏同情与亲

社会取向, 那么其人生阅历反倒易使其僵化、固执或过于自我中心, 从而可能“老而愚蠢”, 给社会造成“老人变坏、坏人变老”的消极老年人印象。

总体上, 尽管当前研究者已在老年人智慧的测量方法、预测因素以及影响后果等研究中取得了丰富成果, 但还存在一些局限: 首先, 老龄与智慧的关系仍然充满了模糊性与复杂性, 智慧在成年后期是增长、下降还是保持稳定, 研究结论仍然依赖于智慧这个难以捉摸的概念的定义、操作和测量; 其次, 有关老年人智慧的前因研究中未能揭示智慧发展过程中相关资源的内在作用机制, 而且研究多是通过问卷测量和主观回溯方式进行的相关分析, 缺乏因果推论的证据支持; 再次, 对老年人智慧的后果研究未能揭示智慧调节的发生机制以及不同智慧成份的功能作用, 而且主要是侧重幸福感和满意度的积极情感研究, 对缓解其他负性情感的作用探讨较少; 最后, 虽然研究已经表明, 在人生历程中积累的智慧有助于老年人面对不可避免的身体、精神和社会性损失以及增强老年人幸福感和预防抑郁症状, 但仍然缺乏具体、可操作的智慧干预与培育方法。未来仍需要在这些方面进一步完善与深入。

首先, 构建多测度、整合的老年人智慧测评工具。以往有关老龄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与衰老相关变化的认知能力方面, 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基本的信息加工能力不可避免地下降, 从而老年人总是与在认知的许多方面下降以及各种能力衰退的消极刻板印象有关(Park & Reuter-Lorenz, 2009)。但不可否认的是, 随着年龄的增长, 智慧通过生活经验和专家知识水平积累的晶体智力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长, 可能作为一种补偿机制抵消了生物学意义上造成的损失(Baltes & Staudinger, 2000)。若用智慧的德才一体理论进行观照, 从物慧的角度看, 智慧会随着年龄增长至成年中期开始下降, 但从人慧的角度看, 老年人在情绪管理、社会决策、解决社会冲突及应对生活挑战等方面都具有丰富的实用智慧(王予灵, 汪凤炎, 2018)。因此, 未来应该在现有测量工具基础上, 构建一种包含智慧人格与智慧能力的整合定义, 开发整合基于自我报告、基于信息提供者以及基于行为表现测量在内各种来源的、并平衡物慧与人慧素质测量内容的评估工具, 以及开展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规模化测量来深入评估老年人的智慧。

其次, 深入揭示“个体–情境”因素对老年人智慧发展的影响机制。心理学的大量研究支持了生活经历促进智慧的假设, 当外行人和专家被要求评价个体如何变得智慧时, 大多数人都认为智慧是从生活经历中习得的(Igarashi et al., 2018), 生活经历是影响智慧发展的最典型特征(Glück & Bluck, 2011)。然而, 研究者也承认, 并非具有生活经历的人都能变得智慧。那么, 是什么情境性和个体性因素以及怎样的中介或调节机制促进了一些人从生活经历中习得了智慧而不是沮丧、绝望、停滞或是过于自我中心等其他结果呢? 为什么只有少数个体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保持在智慧的道路上一步步发展, 而大多数人却没有呢? 目前仅有少量研究探讨了智慧的影响因素(Glück & Bluck, 2013)以及揭示了探索性自我反思的中介作用(Weststrate & Glück, 2017), 而对其他促进性预测因素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缺乏系统性研究。同时, 鉴于这些研究的横断性质, 很难确定促进性心理资源(如开放性和自我反思)与智慧之间存在的相应关系。因此, 为了进一步明晰老年智慧的发展机制, 还需要开展大样本的纵向追踪研究, 以检验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个体智慧的发展轨迹及其心理机制。

再次, 深入探讨智慧在增强老年人幸福感与防御抑郁中的中介或调节作用机制。对老年人智慧的后果研究表明, 智慧确实是老年人一生的宝贵财富, 因为它可以通过选择、优化或是补偿(如, 掌控感、个人成长、给予和接受关爱、感恩和宽恕)来帮助老年人增强自身的幸福感(Ardelt, Gerlach, et al., 2018)。但是, 智慧是如何帮助老年人选择、优化或是补偿与年老相关的衰退而增强幸福感的呢? 智慧的人是怎样应对生活中的挑战的? 同时, 当前有关智慧对老年人幸福感和快乐的功用研究较多, 而对减少孤独感和抑郁的调节作用等的探讨较少, 这也是今后应关注的重点(Ardelt & Jeste, 2018)。此外, 智慧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 由认知、反思和情感等成份组成, 那么, 各种成份在增进老年人积极情感和减缓负性情感中发挥的作用是怎样的呢? 同样, 由于横断数据无法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因此, 未来仍需要开展纵向研究和实验研究对智慧与幸福感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智慧的积极功能等进行深入研究。

最后, 进一步探索老年人智慧的干预与培育策略。尽管智慧的发展对于所有年龄段的个体都有裨益, 但在老年人面对身体和社会活动逐渐衰退以及他们面对死亡的衰老时, 智慧对其显得尤其重要。因此, 促进成功老龄化的一个重要任务应该是通过促进老年人智慧的发展, 帮助老年人不仅在身体上而且在情感上为衰老做好准备, 以应对生命最后的危机与挑战(Oxman, 2018)。目前国外一些社区和学校为老年人提供了多种社会参与活动, 这些以社区和学校为基础的活动已被证明对老年人智慧的培育具有极大促进作用。例如, 作为一项基于社区的代际计划, "智慧代际传递计划"旨在促进和激发老年人的智慧, 同时满足儿童青少年的社会和学业需求。该计划训练老年人担任儿童青少年的导师和辅导员, 不仅可以通过对先验知识和经验的反思、增强人际和代际交往能力以及对儿童的关注来激发老年人的智慧, 而且还通过为儿童提供智慧的榜样来促进他们的智慧发展(Parisi et al., 2009)。代际传递之类的项目可能是利用老龄化来巩固或激活老年人的智慧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 老龄人口所占比重增大, 未来应该在社区养老服务实践中继续探索老年人智慧的干预条件与促进措施, 这不仅可以激发老年人的智慧, 促进其成功老龄化, 而且能够为儿童青少年教育和社会需求带来更多的利益。

参考文献

陈浩彬, 汪凤炎. (2013). 智慧: 结构, 类型, 测量及与相关变量的关系. *心理科学进展, 21*(1), 108–117.

王予灵, 汪凤炎. (2018). 老者智否? 成人智慧与年龄的关系. *心理科学进展, 26*(1), 107–117.

Ardelt, M. (1997). Wisdom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old ag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52*(1), 15–27.

Ardelt, M. (2000). Antecedents and effects of wisdom in old age: A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 on aging well. *Research on Aging, 22*(4), 360–394.

Ardelt, M. (2003).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a three-dimensional wisdom scale. *Research on Aging, 25*(3), 275–324.

Ardelt, M. (2010). Are older adults wiser than college students? A comparison of two age cohorts.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17*(4), 193–207.

Ardelt, M. (2016). Disentangl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wisdom and different types of well-being in old age: Findings from a short-term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7*(5), 1963–1984.

Ardelt, M., & Edwards, C. A. (2015). Wisdom at the end of life: An analysis of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relations between wisdom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71*(3), 502–513.

Ardelt, M., & Ferrari, M. (2019). Effects of wisdom and religiosity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old age and young adulthood: Exploring the pathways through mastery and purpose in life. *International Psychogeriatrics, 31*(4): 477–489.

Ardelt, M., Gerlach, K. R., & Vaillant, G. E. (2018). Early and midlife predictors of wisdom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old ag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73*(8), 1514–1525.

Ardelt, M., & Jeste, D. V. (2018). Wisdom and hard times: The ameliorating effect of wisdom on the nega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adverse life events and well-being.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73*(8), 1374–1383.

Ardelt, M., Pridgen, S., & Nutter-Pridgen, K. L. (2018). The relation between age and three-dimensional wisdom: Variations by wisdom dimensions and education.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73*(8), 1339–1349.

Baltes, P. B., & Smith, J. (1990). Toward a psychology of wisdom and its ontogenesis. In R. J. Sternberg (Ed.), *Wisdom: Its natur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pp. 87–120).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ltes, P. B., & Smith, J. (2008). The fascination of wisdom: Its nature, ontogeny, and function.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3*(1), 56–64.

Baltes, P. B., Smith, J., & Staudinger, U. M. (1992). Wisdom and successful aging. In T. B. Sonderegger (Ed.), *Psychology and aging* (pp. 123–167).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Baltes, P. B., & Staudinger, U. M. (2000). Wisdom: A metaheuristic (pragmatic) to orchestrate mind and virtue toward excell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1), 122–136.

Bangen, K. J., Meeks, T. W., & Jeste, D. V. (2013). Defining and assessing wisdom: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21*(12), 1254–1266.

Bergsma, A., & Ardelt, M. (2012). Self-reported wisdom and happines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3*(3), 481–499.

Brudek, P., & Sekowski, M. (2019). Wisdom as the mediator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eaning in life and attitude toward death. *OMEGA-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doi.org/10.1177/0030222819837778.

Chopik, W. J., O'Brien, E., & Konrath, S. H. (2017). Differences in empathic concern and perspective taking across 63 countri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8*(1), 23–38.

Erikson, E. H. (1963). *Childhood and society*. New York, NY: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Etezadi, S., & Pushkar, D. (2013). Why are wise people happier? An explanatory model of wisdom and emotional well-being in older adult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4*(3), 929–950.

Glück, J., & Bluck, S. (2011). Laypeople's conceptions of wisdom and its development: Cognitive and integrative views.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6*(3), 321–324.

Glück, J., & Bluck, S. (2013). The MORE life experience model: A the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 wisdom. In M. Ferrari & N. Weststrate (Eds.),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ersonal wisdom: From contemplative traditions to neuroscience* (pp. 75–97). New York, NY: Springer.

Glück, J., Bluck, S., & Weststrate, N. M. (2019). More on the MORE life experience model: What we have learned (so far). *Th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53*(3), 349–370.

Glück, J., König, S., Naschenweng, K., Redzanowski, U., Dorner, L., Straßer, I., & Wiedermann, W. (2013). How to measure wisdom: Content,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five measure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4*, 1–13.

Grossmann, I., Gerlach, T. M., & Denissen, J. J. A. (2016). Wise reasoning in the face of everyday life challenge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7*(7), 611–622.

Grossmann, I., & Kross, E. (2014). Exploring Solomon's paradox: Self-distancing eliminates the self-other asymmetry in wise reasoning about close relationships in younger and older adult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8), 1571–1580.

Grossmann, I., Na, J., Varnum, M. E. W., Kitayama, S., & Nisbett, R. E. (2013). A route to well-being: Intelligence versus wise reason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2*(3), 944–953.

Grossmann, I., Na, J., Varnum, M. E. W., Park, D. C., Kitayama, S., & Nisbett, R. E. (2010). Reasoning about social conflicts improves into old ag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7*(16), 7246–7250.

Grossmann, I., Weststrate, N. M., Ardelt, M., Brienza, J. P., Dong, M., Ferrari, M., … Vervaeke, J. (2020). The science of wisdom in a polarized world: Knowns and unknowns. *Psychological Inquiry, 31*(2), 103–133.

Igarashi, H., Levenson, M. R., & Aldwin, C. M. (2018). The development of wisdom: A social ecological approach.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73*(8), 1350–1358.

Jeste, D. V., & Lee, E. E. (2019). The emerging empirical science of wisdom: Definition, measurement, neurobiology, longevity, and interventions. *Harvard Review of Psychiatry, 27*(3), 127–140.

König, S., & Glück, J. (2014). "Gratitude is with me all the time": How gratitude relates to wisdom.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9*(5), 655–666.

Levenson, M. R., Jennings, P. A., Aldwin, C. M., & Shiraishi, R. W. (2005). Self-transcendence: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60*(2), 127–143.

Oxman, T. E. (2018). Reflections on aging and wisdom.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26*(11), 1108–1118.

Parisi, J. M., Rebok, G. W., Carlson, M. C., Fried, L. P., Seeman, T. E., Tan, E. J., … Piferi, R. L. (2009). Can the wisdom of aging be activated and make a difference societally?.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35*(10), 867–879.

Park, D. C., & Reuter-Lorenz, P. (2009). The adaptive brain: aging and neurocognitive scaffolding.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0*, 173–196.

Pasupathi, M., & Staudinger, U. M. (2001). Do advanced moral reasoners also show wisdom? Linking moral reasoning and wisdom-related knowledge and jud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5*(5), 401–415.

Schultz, P. W., & Searleman, A. (2002). Rigidity of thought and behavior: 100 years of research. *Genetic, Social, and General Psychology Monographs, 128*(2), 165–207.

Staudinger, U. M., & Glück, J. (2011). Psychological wisdom research: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a growing field.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2*, 215–241.

Thomas, M. L., Bangen, K. J., Ardelt, M., & Jeste, D. V. (2017). Development of a 12-item abbreviated three-dimensional wisdom scale (3D-WS-12): Item selection an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Assessment, 24*(1), 71–82.

Webster, J. D. (2003).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a self-assessed wisdom scale.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10*(1), 13–22.

Webster, J. D., Westerhof, G. J., & Bohlmeijer, E. T. (2014). Wisdom and mental health across the lifespan.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9*(2), 209–218.

Weststrate, N. M., Ferrari, M., Fournier, M. A., & McLean, K. C. (2018). "It was the best worst day of my life": Narrative content,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wisdom-fostering life event memories.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73(8), 1359–1373.

Weststrate, N. M., & Glück, J. (2017). Hard-earned wisdom: Exploratory processing of difficult life experience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wisdom.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3*(4), 800–814.

Wink, P., & Staudinger, U. M. (2016). Wisdom and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in later lif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84*(3), 306–318.

Wisdom in old age

CHEN Haobin[1], WANG Fengyan[2]

([1] *School of Education, Ji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8, *China*)

([2] *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Wisdom is a general psychological quality that integrates morality and intelligence. It is learned from life experiences, serves a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successful aging, and is the ideal endpoint of human development.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self-reported measurements, such as the three-dimensional wisdom scale (3D-WS), self-assessed wisdom scale (SAWS), and the adult self-transcendence inventory (ASTI), and performance measures such as the Berlin wisdom paradigm (BWP) and wise reasoning (WR), perform well in the assessment of older adults' wisdom. The development of wisdom in old age is influenced by internal factors such as openness, self-reflection, emotion regulation, and personality growth, as well as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education level, critical life experiences, 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n older adults, wisdom obtained from life experience improves well-being and life satisfaction, and reduces social alienation, loneliness, and depression. Future research should develop multi-faceted and integrated tools for the evaluation of older adults' wisdom,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predictive factors, effects, and internal mechanisms of wisdom in old age, and to explore the intervention and cultivating strategies of older adults' wisdom in the community care services.

Key words: wisdom, older adults, measurement, reflection, well-being